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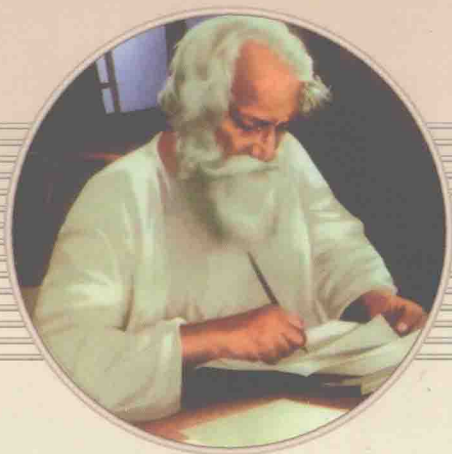


泰戈尔小说全译

董友忱 主 编 石景武 副主编

〔十二〕 长篇小说

董友忱 译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泰戈尔小说全译

董友忱 主 编

石景武 副主编

〔十二〕 长篇小说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董友忱 译
藏书章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泰戈尔小说全译. V, 长篇/(印)泰戈尔(Tagore, R.)著;
董友忱等译.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4. 9

(泰戈尔小说全译: 董友忱 主编 石景武 副主编)

ISBN 7-5075-1658-X

I. 泰… II. ①泰…②董… III. 长篇小说-作品
集-印度-现代 IV. 13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8599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址: <http://www.hwbs.com.cn>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bs@263.net

总编室: 010-63370164

发行部: 010-63370170 6337099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铁建印刷厂 印刷

960 × 640 1/16 开本 216 印张 2530 千字

2006 年 3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

印数: 0001-3000 册

定价(全套共 16 册): 540.00 元

泰戈尔是一位伟大的印度孟加拉语诗人,他以诗稿《吉檀迦利》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从而蜚声世界文坛。泰戈尔的小说同样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他的一些作品也陆续被译成中文,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所熟知。

这套丛书在翻译过程中所依据的版本是泰戈尔国际大学出版社的孟加拉文版本《泰戈尔全集》。孟加拉语中只有“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分,没有“中篇小说”的概念。在这套丛书中,译者根据小说的篇幅,把孟加拉文版本《泰戈尔全集》中13部长篇小说中的4部,即《四个人》、《两姐妹》、《花圃》、《人生四章》(每部约有5—6万字)及95篇短篇小说中两篇篇幅较长的小说《科鲁娜》、《被捣毁的窠臼》(每部约有5—6万字)作为中篇小说,单独结集成册。

按照这种划分方式,泰戈尔一生中共创作了93篇短篇小说,6部中篇小说、9部长篇小说。这套丛书完整地收入了这些小说,无一遗漏,可以说是泰戈尔小说在中国目前最全的译本。

这套丛书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所收入的小说全部都是从泰戈尔小说原文直接翻译的。也就是说,这是中国第一个从孟加拉文直接翻译的泰戈尔小说完整译本。

感谢参与这套丛书翻译工作的董友忱先生等译者的辛勤工作!这套书的问世,有利于广大文学爱好者更为准确地欣赏和研究泰戈尔的全部小说。

吴竹寺

五十六

海梦莉妮同意嫁给诺林纳克之后,就开始宽慰自己说:“这对我来说是很幸运的事。”她在心里千百次地说道:“我那条旧的姻缘纽带已经断了,遮挡我生活天空的乌云已彻底消散。现在我自由了,从昔日所遭到的不断攻击中解脱了出来。”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句话,从中感受了一种断绝尘缘后的巨大欢乐。火葬场上的焚尸火焰熄灭之后,人生的纷争仿佛就像一场游戏一样,卸掉了自己的沉重负担,而这时候哭丧的人们心里暂时就会感到轻松一些。海梦莉妮的心境就是如此——她在与自己生活中的一章彻底告别之后就获得了这样一种平静。

海梦莉妮回到家里后在想:“母亲假如还活着,那么,我就会满心欢喜地把我的这件喜事告诉她,可是我怎么好把这一切对爸爸讲呢?”

奥农达先生因为身体虚弱,今天早早就躺下了。这天晚上,海梦莉妮拿出一个笔记本,坐在她那间僻静的卧室里的桌子旁边,开始写道:“我已经陷入了死神的魔网,断绝了一切红尘之念。可是我万万也没想到,有一天突然天神又把我解放出来,让我重新开始步入新的生活。今天我跪在天神的足下,千百次向他顶礼膜拜,并且准备迈入这新的生活领地。我是根本不配享受这种好运的,可是我却得到了它。噢,天神哪,请赋予我力量吧,让我终生保持它吧!我确信,那位将我这渺茫的人生与他自己的生活联在一起的人,一定会使我的生活过得充实而美满。我也一定要对他赋予我的那些充实而美满的生活予以完全的回报——这就是我唯一的祈求。”

海梦莉妮合上笔记本,走进花园,在这群星闪烁的寂静的冬夜里,沿着铺满砾石的小径,久久地踱来踱去。无边无际的夜空,仿佛在向她那被泪水洗涤过的心灵悄悄地念诵着和平咒语。

第二天下午,正当奥农达先生准备带着海梦莉妮前往诺林纳克家里去拜访的时候,一辆马车在他们家的门前停住了。诺林纳克家的一个仆从从马车的前座上跳下来,通报说:“老夫人来了。”

奥农达先生急忙迎出门来,凯蒙科里已经下了马车。奥农达先生说道:“今天我实在太荣幸了!”

凯蒙科里说:“今天我要看看您的女儿并为她祝福,因此,我就冒昧地来了。”

她一边说着,一边向屋里走去。奥农达先生把她让到客厅里,请她在一

张沙发上坐下,然后说道:“您先坐一会儿,我去叫海梦来。”

海梦莉妮为出门去已经换好衣服,她一听说凯蒙科里来了,就急忙走出闺房,向她施礼请安。

凯蒙科里说道:“孩子,祝你福寿绵长!让我看看,亲爱的,让我看看你的手。”

说着她就拉过海梦莉妮的一双手,把一副刻有摩柯罗^①像的沉甸甸的金手镯戴在她的手腕上。这副戴在海梦莉妮细手腕上的大手镯,显得太旷了。海梦莉妮戴上手镯之后,跪在地上又向凯蒙科里行了谢礼。凯蒙科里用双手捧着她的脸,吻了一下她的前额。这种祝福和抚爱,使海梦莉妮心里立刻充满了一种浓浓的甜蜜感。

凯蒙科里说道:“亲家公先生,明天上午我请你们父女俩儿到我那里去作客。”

次日早晨,奥农达先生和海梦莉妮像往常一样,坐在外边喝早茶。奥农达先生那张被疾病折磨得憔悴的脸面,由于喜悦,一夜之间竟然变得红润和年轻了。他不时地瞧看海梦莉妮那张平静的脸,并且觉得,今天他的女儿仿佛再现了他那位已故妻子的温柔的福相。长久以来,她所抛洒的泪水竟使得她的脸面焕发出一种幸福的光泽,而且今天显得更加柔和深邃了。

奥农达先生今天总是觉得,仿佛动身前往凯蒙科里家里作客的时间已经过了,不能再耽搁了。海梦莉妮一次又一次地提醒他说,时间还早,现在刚过八点钟。

奥农达先生一再说:“进行准备也需要时间啊。早一点儿动身总比晚了好。”

这时候一辆出租马车载着手提箱、行李等重物走过来,在花园的门口停下了。

“哥哥回来了。”海梦莉妮突然说了这么一句,就迎上前去。久根德罗满脸堆笑地下了车,并且问道:“海梦,怎么样,你好吗?”

海梦莉妮反问道:“你车上还有别人吗?”

久根德罗笑着说:“当然有哇。我给爸爸带来了一件圣诞节的礼物。”

这时候罗梅什也下了车。海梦莉妮看见他,立即就转身走了。

久根德罗叫道:“海梦,不要走,我有话和你说。”

这一声招呼也没有传到海梦莉妮的耳朵里,她就像躲避幽灵追赶而要

^① 摩柯罗:古代印度神话传说中的一种怪物,长长的鼻子,类似鲨鱼,传说它是恒河女神的坐骑。——译者注

保护自己一样，急匆匆地走开了。

罗梅什一下子愣住了，呆木地立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是走进屋里去呢，还是返回到车上去？

久根德罗说道：“罗梅什，走吧，爸爸坐在这儿的花园里。”他说着就握住罗梅什的手，把他拉到奥农达先生的面前。

奥农达先生从远处看见罗梅什后，有些惊慌失措。他一边用手抚摸着头一边想：“怕是又出现什么岔子了！”

罗梅什向奥农达先生躬身请安。奥农达先生指给他一把椅子，让他坐下，然后对久根德罗说：“久根，你回来的正是时候，我正准备要给你发电报呢。”

久根德罗问道：“为什么？”

奥农达先生回答说：“海梦已经和诺林纳克订了婚。昨天诺林纳克的母亲已来相看过了并且还为她祝福。”

久根德罗：“你说什么，爸爸，妹妹的婚事完全定下来了？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奥农达先生：“久根德罗，你什么时候说过，你不赞成这桩婚事？在我还不认识诺林纳克的时候，你们就为促成这桩婚事而积极工作了。”

久根德罗：“当时我是那样做的，但是现在毕竟不是那个时候了，有许多话需要说清楚。你首先要听我把所有的话都讲完，然后你认为应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奥农达先生说道：“我会找一天有空儿的时候听你讲的，但是今天我没有时间。我马上得出门儿。”

久根德罗问道：“你去哪里？”

奥农达先生说：“诺林纳克的母亲请我和海梦去她们家里作客。久根德罗，你如果呆在家里，吃的东西……”

“不不。不用为我操心。”久根德罗说，“我和罗梅什到附近的一家宾馆里去吃饭，晚上你们总该回来吧，到那时我们再回来好了。”

奥农达先生对罗梅什连一句客气话都没有说。他甚至都没有瞧看罗梅什一眼。罗梅什在这期间一直保持沉默，只是在要动身的时候向奥农达先生鞠了一躬，然后就走了出去。

五十七

凯蒙科里走到科摩拉身边,对她说道:“孩子,明天中午,我要请海梦和她的父亲来我们这里吃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准备,你说说看。我想,应该这样来招待我这位亲家公,让他们吃过这顿饭之后就可以放心了。在我们这里,他女儿在饮食方面是不会受委屈的。你说是不是,孩子?你是做饭的好手。我知道,你不会给我丢脸。我儿子迄今为止不论吃什么饭菜,从来都不加评说。昨天他吃了你做的饭菜却赞不绝口,孩子。可是今天你的脸色怎么这样难看?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我挺好,母亲。”科摩拉说道,她那张灰暗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凯蒙科里摇着头说:“不,不,我觉得你有什么心事。这也是很自然的,没有什么值得害羞的。孩子,你不要把我当外人!我把你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来看待。如果在这里你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或者你想去看一看自己的什么亲人,你开口嘛,为什么不对我讲呢?”

科摩拉急切地说道:“不,母亲,我只想侍奉你,我什么都不想。”

这话凯蒙科里没有听进去,她说:“要不然去你大叔家里住些日子,什么时候想回来,你再回来。”

科摩拉有些激动不安,她说:“母亲,只要我能在你身边,今生今世我不会想念任何人。如果我什么时候在你的足下犯有罪过,你可以任意处罚我,但是请你千万不要让我离开你。”

凯蒙科里伸出右手,一边抚摸着她右边的面颊一边说道:“所以我才说,孩子,不知道你在哪生哪世曾经是我的母亲。否则的话,我怎么会一见到你就感到这样亲切呢?去吧,孩子,早点儿去睡吧。你整天都不知道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科摩拉走进自己的卧室,反锁上门,吹灭了灯,就在地板上坐下来。她坐了很久,想了很久,最后她心里明白了这样一点:“由于命运的捉弄,即使我会失去对我丈夫拥有的权利,我也要设法关心照顾他,并且从思想上要做好丧失一切的准备。不管怎么样,只要有一点儿可能去侍候他,我也要竭尽全力地去侍奉他。愿天神保佑,让我面带笑容地去做这一切;除此之外,我也没有更多的企盼。如果我不能满怀喜悦地接受历经苦难所得到的那一点点恩典,如果我总是满脸不高兴,那么,我就可能丧失一切。”

科摩拉这样一次又一次前思后想之后,开始下定决心:“我要从明天起

驱逐心中的一切悲伤,绝不能再愁眉苦脸了,绝不能再对那种未能实现的幻想寄托任何希望了。我只想侍奉他,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侍奉他。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想要了,我什么也不需要,什么也不要!”

随后科摩拉倒在了床铺上。可是她翻过来掉过去,很久都没有睡着。夜里两三点钟的时候,她醒了。她一醒过来,就像念咒语似的叨咕说:“我什么都不需要,我不需要。”清晨,她从床上爬起来,双手合十地坐在床上,并且全神贯注地说:“我到死都要侍奉你;我再也不需要什么,我不需要,我什么都不需要。”

说完她匆匆洗了脸和手,换了衣服,走进诺林纳克的那间小小的净修室;她用自己的纱丽一端将整个房间擦拭干净,把坐椅摆好,就急匆匆地到恒河里洗澡去了。今天,在诺林纳克的恳切要求下,凯蒙科里在日出之前没有再去恒河沐浴。所以,在这寒气袭人的冬季清晨,科摩拉只好由吴梅什陪伴去恒河洗澡了。

洗完澡回来,科摩拉满面春风地来向凯蒙科里请安。她当时正准备动身去沐浴。她看到科摩拉就对她说:“你为什么这么早就去洗澡了?跟我一起去多好。”

科摩拉说道:“今天的活儿很多,母亲!昨天晚上买回来的蔬菜需要切好;还缺少一些东西需要到市场去买,我要打发吴梅什早一点儿去。”

凯蒙科里说:“孩子,你考虑得很周到。在亲家公到来之前,饭菜都要准备好的。”

这时候诺林纳克走了出来,科摩拉急忙用纱丽的一端把湿漉漉的头发遮上,走进屋里。诺林纳克说:“妈妈,今天你还去沐浴呀?你昨天才刚刚好一些。”

凯蒙科里说:“诺林,不要再宣讲你的医学了。早晨不去恒河沐浴的人,也不会永远活着不死。我说,你现在是不是要外出呀?你要早点儿回来。”

诺林纳克问道:“为什么呀,妈妈?”

凯蒙科里:“昨天我忘对你讲了,今天奥农达先生要来为你祝福。”

诺林纳克:“他要来祝福?为什么呀?他怎么突然对我这样客气起来?我同他几乎天天都见面呀。”

凯蒙科里:“我昨天向海梦莉妮赠送了一副手镯,向她表示祝福。今天奥农达先生能不来向你祝福吗?不管怎么说,你可不能回来晚啦,他们要在我们这里吃饭。”

凯蒙科里说完就去沐浴了。诺林纳克低着头,一边思索一边沿着大道走了。

五十八

海梦莉妮避开罗梅什,急忙跑进房间,关上门,在床边坐下来。第一次冲动平静下来之后,一种羞愧感立即袭上她的心头:“我为什么不能平心静气地去会见罗梅什先生呢?我已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了,可是那种感情为什么又会这样鬼鬼祟祟地突然出现在我的心田?太不可信啦,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了。我再不能这样六神无主了。”

她强迫自己站起来,打开门,走了出去,她对自己默默地说:“我这次不能再逃跑了,我要战胜自己。”她要重新去会见罗梅什先生,可是突然又想起了什么,她又走回房间。她打开箱子,从里面取出凯蒙科里送给她的那副手镯,戴在自己的手腕上,就像去战斗之前佩带上武器一样。她鼓足勇气,昂首阔步,向花园里走去。

奥农达先生走过来,问道:“海梦,你到哪里?”

海梦莉妮说:“罗梅什先生不在这里?哥哥也不在这里了?”

奥农达:“不在,他们走了。”

海梦莉妮立即从这种自我考验中获得了解脱,她的心情平静下来。

奥农达先生说:“现在——”

“对了,爸爸,”海梦莉妮打断父亲的话说,“我去洗个澡。我洗澡要不了多久,你派人叫车吧。”

海梦莉妮对于应邀去凯蒙科里家作客突然表现得十分积极,这种积极性不太符合她的性格。奥农达先生看得出来,这种积极性过于做作,所以他心里就越发感到不安了。

海梦莉妮匆匆洗过澡,换上衣服,走出来说:“爸爸,车子来了没有?”

奥农达先生说:“没有,现在还没有来。”

当时海梦莉妮就沿着花园里的小径开始踱着步。

奥农达先生坐在台阶上,开始用手梳理自己的头发。

奥农达先生到达诺林纳克家里的时候,还不到十点半。当时诺林纳克还没有回来,因此欢迎奥农达先生的任务只好落在凯蒙科里的肩上了。

凯蒙科里询问了奥农达先生的身体和家里的情况,并且围绕这些话题同他交谈起来,她还用斜视的目光不时地扫视一下海梦莉妮的脸。可是为什么不见她的脸上有喜悦的表情?也见不到她脸上有因喜事来临而焕发出

来的那种朝霞般的红润之光！相反，从海梦莉妮那种心不在焉的目光中仿佛透露出一种忧伤的暗影。

凯蒙科里仿佛被轻轻地击打了一下。看到海梦莉妮这种忧郁的神情，她心里产生了一种压抑感。“对任何姑娘来说，同诺林结婚都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凯蒙科里默默地在想，“可是这位以自己受过教育而自居的姑娘，是否认为我的诺林不配她呢？她为何如此忧虑重重，又如此犹豫不定呢？这是我的过失呀！我老了，不愿意再等待了。一旦想干什么事，就再也忍耐不住了。我决定让诺林和这位大龄姑娘结婚，可是我又没有去很好地了解她。已经没有时间再去了解她了，现在我需要赶快把家里的一切事情都安排妥帖，准备离开这个世界了。”

凯蒙科里一边和奥农达先生说着话，一边在内心里翻来覆去地思考着这一切。对她来说，继续进行这种谈话已经不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于是她就对奥农达先生说：“您看，关于这桩婚事没有必要太着急了。他们两个人年纪都不小了，现在就让他们俩儿自己商量着定吧，我们硬逼他们可不好。我不知道海梦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是我可以谈一谈诺林，他直到现在还没有拿定主意。”

这番话凯蒙科里是专门说给海梦莉妮听的。海梦莉妮既然悒悒寡欢，心事重重，那么，凯蒙科里也不想让对方得出这样一种印象，似乎她的儿子对这桩婚事就特别满意。

今天，海梦莉妮到这里来的时候，曾强迫自己表现出很热心的样子，可是结果却相反。短暂的热情很快就变成了一种深沉的忧伤。当她跨入凯蒙科里家门的时候，突然一种恐惧感袭上了她的心头——在她面前的那条她即将踏上的新的生活之路，看上去，显得非常遥远，而且又像一条蜿蜒于重峦叠嶂之间的山路一样难以通行。

在这两位老人今天进行彬彬有礼谈话的过程中，海梦莉妮内心里萌生出一种对自己的不信任感，并且为此而感到痛苦。

在这种情况下，当凯蒙科里提议把这桩婚事放一放的时候，在海梦莉妮的心里就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感情。这桩婚事如果能很快定下来，她就可以很快从自己这种怀疑徘徊的虚弱心态中摆脱出来，因此，她希望尽快把这桩婚事确定下来。可是，她发现，这桩婚事被压下来后，她心里也暂时平静了下来。

在说话的时候，凯蒙科里一直用斜视的目光瞧看着海梦莉妮的面部表情。她觉得，在过了这么久之后海梦莉妮的脸上仿佛呈现出一种宁静的温柔。因此，顿时她心里就萌发了一种对海梦莉妮的不满情绪。她在心里默

默地说：“我把我的诺林卖得太贱了！”今天她为诺林纳克迟迟没有回来反而感到高兴。

她望着海梦莉妮，说道：“你看到诺林纳克的脾气了吧？他明知道你们今天要来，可是现在都不见他的影子。今天不管有多少事，他也应该早点回来呀。每当我有一点病的时候，他就停止工作，留在家里，不管这样做有多大损失，他都毫不在意。”

说完这番话之后，凯蒙科里借口去看一看午饭做得怎么样了，就站起身来，走出去一段时间。她的用意是想让科摩拉把海梦莉妮请到自己房间去，以便她和这位温厚的老人单独谈一谈。

凯蒙科里一走进厨房就看见，做好的饭食放在微火上热着，科摩拉默默地坐在厨房的一个角落里，在专心地思考着什么。凯蒙科里突然出现，使她大吃一惊，随后她羞愧而又面带微笑地站起来。

凯蒙科里说道：“我说，孩子，看来，你还在埋头做饭哪！”

科摩拉说：“饭菜全都做好了，母亲！”

凯蒙科里说：“那你为什么不声不响地坐在这里呀，孩子？奥农达先生是位年迈之人。你去见见他，又有什么不好意思呢？海梦也来了，把她带到你的房间里，说说话儿吧。我是个上了年纪的人，老让她坐在我的身边，她会感到很无聊的。”

凯蒙科里对海梦莉妮产生逆反心理之后，就对科摩拉更加亲热了。

科摩拉羞涩地说：“母亲，我能和她说什么呢？她那么有学问，可是我什么都不懂。”

凯蒙科里说：“怎么能这样讲呢！孩子，你绝不比别人差。有人学会了读书写字，就以为自己了不起了。可是，像你这样更值得别人尊敬的人能有几个呢？读过书的人，可能有学问，但是难道所有人都会成为像你这样的拉克什米吗？走吧，孩子，走吧。不过，你穿这身衣服可不行。我今天要用适合你穿的衣服把你好好打扮一下。”

凯蒙科里今天准备全面地压一压海梦莉妮的傲气。在姿色方面，她想让海梦莉妮在这位受过不多教育的姑娘面前相形见绌。科摩拉没有办法反对。凯蒙科里用她那双巧手精心打扮起科摩拉来，给她穿上了一件青绿色的纱丽，为她梳扎了时髦的发型，然后一次又一次翻过来掉过去地观看科摩拉的容颜，并且怀着喜悦的心情吻了一下她的额头，说道：“哎呀！这样的美女在王宫里也会受到青睐的。”

科摩拉不时地提醒她说：“母亲，只有他们爷俩儿坐在客厅里，时间太长了不好。”

凯蒙科里说：“长就长吧，今天不把你打扮好，我就不去。”

打扮结束之后，她和科摩拉一边走出房间，一边说道：“走吧，走吧，孩子，你不要害羞。看到你，那些在大学里读书的有学问的美女也会感到逊色。你要在大家面前挺起腰杆。”

说完，凯蒙科里就硬拉着科摩拉走进奥农达先生父女俩儿所在的那间客厅，她们一走进来就发现，诺林纳克正在和他们说话。科摩拉急忙想退出去，但是凯蒙科里却拉住她不放，并且说道：“不必害羞，孩子，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里都是自己人。”

凯蒙科里在自己心里为科摩拉的美貌和穿着感到骄傲。她的希望就是让大家一看到她都感到惊讶。这位母亲认为，海梦莉妮看不起她的儿子诺林纳克，因而有受到侮辱之感，所以她今天很激动。如果今天在诺林纳克面前能贬低一下海梦莉妮，她会感到很高兴的。

大家一看到科摩拉都感到很惊奇。海梦莉妮与她相识的第一天，科摩拉根本没有装饰打扮自己，她穿一身脏乎乎的衣服，羞愧地坐在一边，而且时间也不长。那一天，也没有很仔细地看着她。今天海梦莉妮瞬息间感到有些惊愕，然后就站起来，拉住这位腼腆的科摩拉的手，让她在自己的身边坐下来。

凯蒙科里明白了，她胜利了；在场的所有人都不得不默默地承认，如此娇媚的美女，只有在天宫里才能见到。她当时对科摩拉说：“去吧，孩子，你带海梦到你房间里去说说话吧。我来布置进餐的地方。”

科摩拉心里有些激动不安，她在想：“不晓得海梦莉妮会对我怎么样啊！”

这位海梦莉妮总有一天会来做这个家庭的媳妇，成为这个家的女主人——所以科摩拉不能轻视她对自己的看法。这个家庭女主人的位置本来是属于她的，可是她对此甚至都不愿意去想——她决不允许妒嫉在自己的心里占据一点位置。她没有任何要求。当她和海梦莉妮一起走出来的时候，两条腿有些颤抖。

海梦莉妮柔声细语地对科摩拉说：“我听妈妈说过你的情况。我听了之后心里很难过。你就把我当做你的亲姐姐看待吧，亲爱的。你有姐妹吗？”

海梦莉妮那亲切而又充满同情的语调，使科摩拉紧张的心情平静下来，她回答说：“我没有亲姐妹，只有一个堂姐，是我叔叔的女儿。”

海梦莉妮说：“亲爱的，我也没有姐妹。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每当我感到欢乐或忧伤的时候，我就在想，母亲不在了，如果我能有一个妹妹，该多好啊！从童年时代起这种念头就萦绕在我的心里，到后来竟然形成

这样一种习惯,那就是我不能敞开心扉讲自己的心里话。人们都以为我太傲慢。但是,妹妹,你可千万别这样看我。我的心实际上已变成了哑巴。”

科摩拉心里的一切隔阂都消逝了,她说:“姐姐,你会喜欢我吗?你对我已经有些了解,我是个很愚笨的人。”

海梦莉妮笑着说:“当你对我有更多的了解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也是一个很愚笨的人。我只不过比你多读过几本书,除此之外,我什么都不懂。所以,我要对你说,如果将来我进入这个家庭,你可不要离我而去呀,妹妹!我一想到,家务的重担有一天会落到我一个人的肩上,我就感到不寒而栗。”

科摩拉像个孩子一样,天真地说:“你把家务重活儿都交给我吧。我从小时候起就开始做家务活儿,我不怕承担任何重活儿,我们姐妹俩儿一起来操持这个家。你应该让你丈夫幸福,我来侍候你们俩。”

海梦莉妮说:“太好了,妹妹。你大概没有仔细看过自己的丈夫吧,你能回忆起他的模样吗?”

科摩拉吞吞吐吐地说:“我可从来没有想到还要记住丈夫的形象啊,姐姐!我来到大叔家之后,我和我的堂姐赛洛佳相处得十分融洽。我亲眼看见,她是如何侍候她丈夫的,这时候我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虽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丈夫,可是我还是全心全意地钟爱他——为什么会这样?我也无法说清楚。天神让我的钟爱获得了回报,现在我的丈夫清楚地出现在我的面前,他尽管没有接纳我,但是我却得到了他。”

听了科摩拉这几句蕴含钟爱的话语,海梦莉妮的心深深地被触动了。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我很理解你所说的话,这样的获取才是真正的获取;出自贪欲的一切获取,总归是要失去的。”

很难说科摩拉是否完全明白了这番话的含义——她凝望着海梦莉妮,过了好一会儿,才说道:“姐姐,你说得很对。我不允许任何悲伤进入我的心田,我的自我感觉良好,姐姐!我所得到的虽然不多,但那是真正属于我的。”

海梦莉妮把科摩拉的手拉在自己手里,说道:“只有奉献和获取达到完全平衡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获取——我的导师说过这样的话。我说句实话,妹妹,如果我能像你一样,因为奉献出自己的一切才活得有意义,那么,我就会感到非常幸福。”

科摩拉感到有些惊奇,她说:“为什么这样说呀?姐姐,你会拥有一切,你什么都不会缺的。”

海梦莉妮说道:“如果我得到了应该得到的那一点点,我仿佛就会感到幸福;如果得到的更多,那就是很大的负担,就会遭受很多痛苦。从我嘴里

说出这种话来,大概会使你感到惊奇,我自己也感到惊奇,但是这些话语是天神让我说出来的。你不知道,妹妹,今天我的心情是何等的沉重啊!我得到你之后,我的心情才觉得轻松一些,我才有了一点力量,所以我才唠唠叨叨说了这么多的话。我可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呀。妹妹,你是怎样诱导我说出这么多话来的?”

五十九

从凯蒙科里那里回来后,海梦莉妮在他们家客厅里的桌子上看见了一封厚厚的信。看到信封上面的笔迹,她明白了,这是罗梅什写来的信。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拿起这封信,回到卧室后反锁上门,开始读了起来。

在这封信中,罗梅什从头至尾详细地讲述了他和科摩拉关系的来龙去脉。最后,他写道:

“天神曾经用一根牢固的纽带把你和我系在一起,但是生活却把它割断了。现在你已经把自己的心献给了别人——我不会因此而怪罪你,但是你也不要怪罪我。虽说我与科摩拉一天也没有像夫妻一样同居,可是我应该承认,她渐渐地赢得了我的欢心。今天我是怀着怎样的一种心情?就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假如你不嫌弃我,那么,我还可以在您的身边得到一席栖身之地。在这种信念的促使下,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匆匆跑到了您的身边。然而,今天我却清楚地看到,您如此地憎恨我,甚至扭过脸去都不肯见我。当我听说您已同意与别人缔结良缘时,悲痛疑虑之情袭上我的心头。我发现至今我都未能完全忘掉科摩拉。然而,不管我是否能把她忘掉,在世界上除了我,恐怕再没有任何人受到过如此的伤害了,进而我又想到,我受了什么伤害呢?今生今世,我心里曾经接纳过两位美女,对此我是永远不会忘怀的,终身想念她们已属于我的非分之福。今天早晨,我看见您的那一瞬间,我仿佛受到了雷电般的袭击。我回到住所后,再一次在心里对自己说:‘我是一个多么不幸的人啊!’但是现在我再也不会这样想了。我怀着坚强而喜悦的心情向您告别——我要怀着平静的心情离开您。只要你们幸福,只要造物主满意,在离别的时候我心里一点儿也不感到悲伤。祝愿您快乐,祝愿您幸福!请您不要怨恨我,也没有任何理由怨恨我。”

奥农达先生坐在椅子上读书。突然看见海梦莉妮,他大吃一惊,于是问道:“海梦,你生病了?”

海梦莉妮说:“没有啊,爸爸。我收到罗梅什先生写来的一封信。你拿去看看,看过再还给我。”

海梦莉妮说着就把信递给了父亲,随后就走了出去。奥农达先生戴上眼镜,把这封信读了两遍,然后还给了海梦莉妮,开始坐下思考起来。最后,他认定,这是一件好事。作为女儿的对象,诺林纳克要比罗梅什好得多。罗梅什主动退出了竞争战场,这很好。

就在他这样思考的时候,诺林纳克来了。看见他后,奥农达先生有点儿惊奇。今天上午,他与诺林纳克聊了很长时间,还没有过几个小时,他又来干什么?老人家想到这里,会心地笑了。他断定,诺林纳克是想念海梦莉妮了。

他正想找一个借口离开客厅,好让诺林纳克和海梦莉妮单独见面。就在这时候,诺林纳克说道:“奥农达先生,关于我和您女儿结婚的建议已经提出来了。在此事继续向前发展之前,我有些话想和您谈一谈。”

奥农达先生说:“很好,是应该谈一谈。”

诺林纳克说道:“您可能还不知道,以前我曾经结过一次婚。”

奥农达先生说:“我知道,但是——”

诺林纳克说:“我真没想到,您已经知道了。您大概断定我的妻子已经死了。但是,还不能这样肯定,甚至,我总相信,她还活着。”

奥农达先生说:“请天神保佑,但愿能如此。海梦,海梦!”

海梦莉妮走进来,问道:“什么事,爸爸?”

奥农达先生:“在罗梅什写给你的那封信中有一部分……”

海梦莉妮把那封信交给了诺林纳克,并且说道:“应该让诺林纳克先生从头到尾看一看这封信。”海梦莉妮说完就走了出去。

诺林纳克读完了信,木然地坐在那里。奥农达先生说道:“这种令人痛心的事件是不会经常发生的。让您阅读这封信,您心里一定会感到很痛苦,可是,如果向您隐瞒这件事,那么,对我们来说,那将是很不应该的。”

诺林纳克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就站了起来,向奥农达先生告别。他走出来的时候看见海梦莉妮正站在离他不远的北面凉台上。

看到海梦莉妮,诺林纳克心里又受到一次打击。这位女人呆木地伫立在凉台上,看上去她面容显得刚毅而平静,可是她在内心里又怎样承受着这种痛苦的负荷呢?没有办法确切地了解到,在这一时刻她在想什么?诺林纳克也不敢去问一问,她是否需要什么帮助,即使问了,也未必会得到她的

回答。诺林纳克心里很难过，他开始想，是否应该去安慰她一下？然而，人与人之间有何等不可逾越的鸿沟啊！心境这东西又是何等可怕孤独啊！

诺林纳克决定转一个小弯，准备到那个凉台的前面上车。他在想，如果海梦莉妮能问他一句话，那该多好啊！当他走到凉台前面时，看见海梦莉妮已离开凉台，向屋里走去。

“心与心相会并非易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并非那么简单啊！”诺林纳克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怀着沉重的心情上了马车。

诺林纳克走了之后，久根德罗就回来了。奥农达先生问道：“久根，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久根德罗说：“我倒想知道，你在等待的这第二个人是何许人也？”

奥农达说道：“这还要问吗？当然是罗梅什，他呢？”

久根德罗说：“对于一个有身份的人来说，第一天你给予他的那种‘欢迎’难道还不够吗？恐怕他只有跳进贝拿勒斯城里的恒河中去自杀，才能获得心灵上的解脱，除此之外，我确实不知道还会有什么好办法。从昨天到现在，我一直都没有见到他。在桌子上的一张纸上，我看到他写有一句话：‘我逃走了——你的罗梅什。’我一向不喜欢这种深奥的诗意，所以我也应该从这里逃走了。我的这个校长职务挺好的，那里的一切都很清楚明白，没有任何虚无缥缈的东西。”

奥农达先生说：“可是海梦的事总得有个抉择啊！”

久根德罗说：“为什么还要抉择？我要是决定了，你们又要反对。这种游戏我不喜欢再搞下去了！你不要再把我拖进这种事情里面去了——就我的脾气来说，我不解理的东西也是无法忍受的，而海梦莉妮具有一种突然变得难以让人理解的惊人禀赋，她这种禀赋会弄得我狼狈不堪。明天早晨，我就要坐火车走了，途中我还要在邦吉普尔办点事。”

奥农达先生默默地坐在椅子上，开始用手梳理着自己的头发，他又面临着一个棘手的家庭问题。

六十

赛洛佳和她的父亲来到诺林纳克的家里拜访。赛洛佳和科摩拉坐在一间僻静的房间里，悄悄地说着话，丘克罗博尔迪同凯蒙科里也在交谈着。

丘克罗博尔迪：“我的假期就要结束了，明天我就要返回迦吉普尔去。如果霍里达希呆在这里使你们感到讨厌，或者对你们来说——”